

第二三六冊

明倫彙編

皇極典

登極部

一卷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廿四史集解

卷之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一百八十五卷目錄

登極部彙考十一

梁二
武帝太清一則
帝承聖一則

文帝大寶一則
元

皇極典第一百八十五卷

登極部彙考十一

梁一

武帝太清二年五月丙辰文帝以皇太子卽皇帝位

按梁書簡文帝本紀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續小字六通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二年十月丁未生于顯揚殿五年封晉安王食邑八千戶八年爲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量置佐吏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北兗青徐冀五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充州刺史十二年入爲宣惠將軍丹陽尹十三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南秦益寧七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十四年徙爲都督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十七年徵爲西中郎將領石頭戍軍事尋復爲宣惠將軍丹陽尹加侍中普通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益寧雍梁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未拜改授雲麾將軍南徐州刺史四年徙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

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西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五年進號安北將軍七年擢進都督荊益南梁三州諸軍事是歲丁所生穆貴嬪喪上表陳解詔還攝本任中大通元年詔依先給鼓吹一部二年徵爲都督南揚徐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揚州刺史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薨五月景申詔曰非至公無以主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舜克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于四表今岱宗牢落天步艱難淳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豈得荷神器之重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綱文義生知孝敬自然威惠外宣德行內敏羣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爲皇太子七月乙亥臨軒策拜以修繕東宮權居東府四年九月移還東宮太清二年五月景辰高祖崩辛巳卽皇帝位詔曰朕以不造夙丁閔凶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慕號號厝身靡所猥以寡德越居民上熒熒在疚因知所託方賴藩輔社稷用安謹遵先旨顧命遺澤宜加億兆可大赦天下

簡文帝大寶二年十一月丙子元帝以湘東王卽皇帝位于江陵

按梁書元帝本紀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高祖第七子也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十三年封湘東郡王邑二千戶初爲寧遠將軍會稽太守入道來奔九月辛酉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爲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中撫軍將軍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左衛將軍王僧辯爲領軍將軍改封大款爲臨川郡王大成爲桂陽郡王大封爲汝南郡王是月任約進寇西陽武昌遣左衛將軍徐文盛右衛將軍陰子春太子右衛率蕭慧正衡州刺史席文獻等下武昌拒約以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恪爲荊州刺史鎮武陵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侍中臨川王大成桂陽王大成散騎常侍江安侯圓正侍中左衛將軍張綰司徒左長史曇等府州國一千人奉牋曰竊以嵩嶽既峻山川出雲大國有蕃

申甫惟翰豈非皇建斯極以位爲寶聖教辨方脊名與器是知太尉佐帝重華表黃玉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元珪之錫伏惟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聖忠爲令德孝實天經地切應韓寄深旦奭五品斯訓七政以齊志存社稷功濟屯險外寇內侵枕戈泣血鯨鯢未掃投袂勤王能使遊魂請盟以屈膝醜徒衛璧而譽氣親蕃外叛釁均吳楚義討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非築杜弢之壘峴山離貳不伐劉表之城九江致梗一別殊派纔命戈船底定濬霍泝流窮討路絕窺窬寇兵侵界鐵馬霧合神規獨運皆即梟懸翻同翅折遂修職貢梁漢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竭驍勇之陣南通五嶺北出力原東裔不怨西戎卽序可謂上流千里持執百萬天下之至貴四海之所推也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歲韓宣歎成禮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致車輿結轍舞麥雨穀出于南平之邦甘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蠶自續何謝歐絲閑田生稻粵殊雨粟莫非品物咸亨是稱文明光大豈可徵號不彰于舜典明試不陳乎車服者哉昔晉鄭入周尚作卿士蕭曹佐漢且居相國宜崇茲盛禮顯答羣望格等稽尋甲令博詢惇史謹再拜上進位相國總百揆竹使符一別准恆儀杖金斧以翦逆暴乘玉輅而定社稷傍羅麗于日月貞明合于天地扶危翼治豈不休哉恪等不通大體自昧伏奏以聞世祖令答曰數鍾陽九時惟百六鯨鯢未翦寤寐痛心周嘵天官率茲小宰弘斯大德將何用繼蹤曲阜擬跡桓文終

建一匡肅其五拜雖義屬隨時事無虛紀傳稱皆讓象著鳴謙瞻言前典再懷哽恧十二月壬辰以定州刺史蕭勃爲鎮南將軍廣州刺史遣護軍將軍尹悅巴州刺史王珣定州刺史杜多安帥衆下武昌助徐文盛大寶二年世祖猶稱太清五年二月己亥魏遣使來聘三月侯景悉兵西上會任約軍閏四月景午景遣其將朱子仙任約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戊申徐文盛陰子春等奔歸王珣尹悅杜多安竝降賊庚戌領軍將軍王僧辯帥衆屯巴陵甲子景進寇巴陵五月癸未世祖遣遊擊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帥衆下援巴陵任約敗景遂遁走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胡僧祐爲領軍將軍陸法和爲護軍將軍仍令僧辯率衆軍追景所至皆捷八月甲辰僧辯下次溢城辛亥以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蕭方矩爲中衛將軍司空征南將軍南平王恪進號征南大將軍湘州刺史餘如故九月己亥以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王僧辯爲江州刺史餘如故冬十月辛丑朔有紫雲如車蓋臨江陵城是月太宗崩侍中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侯王僧辯奉表曰衆軍薄伐塗次九水卽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弑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竝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

一朝俱酷金楨玉幹莫不同冤悠悠彼蒼何其罔極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牧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以上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議故江東可立儻今考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孝通幽英武靈斷當七九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啓殷憂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威定霸嶮阻艱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家國之事一至于斯天祚大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一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乘屈完而陳諸侯拜子武而服大輅功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臣聞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惕黃屋左纛本爲億兆而尊鰲鰐龍章蓋以郊禋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豈可少選無君宗祐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掃地升中柴天改物事迫凶危運鍾擾攘蓋不勞宗正奉詔博士擇時南面即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既知有奉人百始可同期殘寇潛居器藏社處乾象旣傾坤儀已覆斬莽輓車燒卓照市廓清函夏正爲塋陵開雪宮闈庶存鍾鼎彼黍離離伊何可言陛下繼明蘭祚卽宮舊楚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取備金芝九莖瓊茅三脊要衛坐職尉候相望坐廟堂以朝四裔登臺臺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瀆而禮日觀劍後與三事大夫更謀都鄙左灤右澗夾雒可以爲居抗殿疏龍惟王可以在鎬何必勤勤建築也哉臣等不勝控款之至謹拜表以聞世祖奉諱大臨三日百官縗素乃答曰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

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總萃甫聞
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若封禾旣斂長她卽戮方
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宜資秋亭之壇安
事繁陽之石侯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
邦尚曰漢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位孰
謂可躋附鳳之徒旣聞來議辟公卿士其諭孤之志
無忽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五千餘人領軍將軍胡
僧祐率羣僚二百餘人江州別駕張伏吏民三百
餘人竝奉牋勸進世祖固讓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又
奉表曰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
已陳尚杜耿純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
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
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裁成萬物
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籩
蓋由應物取酬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
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動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
可不在斯庭闈湮亡鍾鼎淪覆嗣膺景歷非陛下而
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
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僞書誣罔正朔見機
而作斷可識矣匪疑何上無待著龜日者公卿失馭
禍纏胥極侯景憑陵奸臣互起率戎伐穎無處不然
勸明誅晉側足皆爾刀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
相顧銜悲涼州義徒東望頃涕慘慘黔首將欲安歸
陛下英略緯天沈明內斷橫劒泣血枕戈嘗瞻農山

圮下之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算辰帷決勝千里
擊靈鼉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
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旣章大戮荷校
滅耳莫匪奸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
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根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
服同謀百道俱進國恥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堅繫
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
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陞
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卽
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雲烟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
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艦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
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
妻子以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挺斧擊衆風飛電耀志
減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
出以名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
尤之伐執石趙而求璽斬姚秦而取鍾脩掃瑩陵奉
迎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
之後卽遣蒲類之軍光武登極旣竟始有長安之捷
由此言之不無前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
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懷悽
愴由應物取酬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
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動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
可不在斯庭闈湮亡鍾鼎淪覆嗣膺景歷非陛下而
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
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僞書誣罔正朔見機
而作斷可識矣匪疑何上無待著龜日者公卿失馭
禍纏胥極侯景憑陵奸臣互起率戎伐穎無處不然
勸明誅晉側足皆爾刀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
相顧銜悲涼州義徒東望頃涕慘慘黔首將欲安歸
陛下英略緯天沈明內斷橫劒泣血枕戈嘗瞻農山

祀夏配天方申來儀也是時巨寇尚存未欲卽位而
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曰大壯乘乾明夷垂翼
璫度亟移玉律屢徙四岳頻遣勸進九棘比者表聞
謙沛未復墮陵永遠于居于處寤寐疚懷何心何顏
撫茲歸運自今表奏所由竝斷若有啓疏可寫此令
施行是日賊司空東南道大行臺劉神茂率儀同劉
歸義畱異赴義奉表請降大寶三年世祖猶稱太清
六年正月甲戌世祖下令曰軍國多虞戎旃未靜青
領雖熾黔首宜安時惟星烏表年祥于東春秋紀宿
龍歌歲取于南唆况三農務業尚看天桃敷水四人
有令猶及落杏飛花化俗移風常在所急勸耕且戰
彌須自許豈直燕垂寒谷積黍自溫寧可墮此元苗
坐殄紅粒不值驚領空候蟬鳴可悉深耕灑種安堵
復業無棄民力竝分地利班勤州郡咸使遵承以智
武將軍南平內史王襄爲吏部尚書二月王僧辯衆
軍發自尋陽世祖馳檄告四方曰夫剝極生災乃及
龍戰師貞終吉方制獵豕豈不以侵陽蕩薄源之者
亂階定龕難成之者忠義故羿澆滅于前莽卓滅
于後是故使桓文之勳復興于周代溫陶之績彌盛
于金行粵若梁興五十餘載平一寓內德惠悠長仁
育蒼生義征不服左伊右瀍咸皆仰化濁涒清渭靡
不向風建翠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
神警肅風牧方卻之賢衛霍辛趙之將羽林黃頭之
士虎贲緹騎之夫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
拔自桐柏以北孤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沙之後延頸
舉踵交臂屈膝遠人不敢牧馬秦士不敢彎弓叶和
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匈奴

叛臣鳴鑄餘唯懸弧空城本非國寶壽春畿要賞不踰月開海陵之倉賑常平之米檄九府之費錫三宮之錢冒千貨賄不知紀極敢與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日者結怨江莘遠遁單于簡牘屢彰彭生之魂未弭聚斂無度景卿之誚已及爲虎傅翼遠相招致虔劉我生民離散我兄弟我是以董率阜貔躬擐甲冑霜戈照日則晨離奪暉龍騎蔽野則平原掩色信與江水同流氣與寒風俱憤凶醜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肥苟存徐免渙汗旣行絲綸爰被我是以班師凱歸休牛息馬賊猶不悛遂復矢流王屋兵蹣象魏總章之觀非復聽訟之堂甘泉之宮永乖避暑之地坐召憲司臥制朝宰矯託天命僞作符書重增賦斂肆意哀剝生者逃竄死者暴尸道路以目庶僚鉗口刑戮失衷爵賞由心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臧獲之人五宗及賞縉紳之士三族見誅穀粟騰踊自相吞噬慘慘黔首路有銳索之哀蠹齧黎民家有隕山之泣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罷帳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慘西山之冤不足書其罪外監陳瑩之至伏承先帝登遐宮車晏駕奉諱驚號五內摧裂州冤本毒無地容身景阻飢既甚民且復顧遂侵軼我彭蠡憑陵我郡邑竊據我江夏掩景奔竄十鼠爭穴郭默清夷晉熙附義計窮力屈反殺後主畢原鄧郁竝離禍患凡蔣邢茅皆伏鉄鑄是可忍也孰不可容莫府據有上流實惟分陝投袂荷

戈志在畢命昔周依晉鄭漢有虛卒彼惟木屬猶能如此况聯華日月天下不貶爲臣爲子兼國兼家者哉咸以義旗旣建宜須總一共建莫府實用土盟粵以不佞謬董連率遠惟國艱不遑寧處中權後勁龔行天罰提戈蒙險隕越以之天馬千群長戟百萬驅賁獲之士資智勇之力大楚踰荆山淺源度彭蠡舳舻汎水以掎其南轍軒委輪以衝其北華夷百濮羸糧影從雷震風駭直指建業按劍而叱江水爲之倒流抽戈而揮皎日爲之退舍方駕長驅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原蔽野挾軒曳牛之侷拔距礮石之夫騎則逐日追風弓則吟猿落鴈捧崑崙而壓卵傾渤海而灌熒如駟馬之載鴻毛若奔牛之觸魯縞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脫復蜂蠻若毒獸窮則鬪謂山蓋高則四郊多壘謂地蓋遠則三千弗違如彼怒蛙譬諸蹊鼠豈費萬鈞無勞百溢加以日臨黃道兵起絳宮三門旣啓五將咸發舉整整之旗掃亭亭之氣故以臨長寧縣開國侯王僧辯率衆十萬直掃金陵鳴鼓聒天搃金振地朱旗夕建如赤城之霞起戈船夜動若滄海之奔流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比翼參天之氣勢雄壯無以過之

萬匹有能率動義衆以應官軍保全城邑不爲賊能上賞方伯下賞剖符竝裂山河以紓毒紫昔由余入秦禮同卿佐日磾降漢且珥金貂必有其才何卽無位若執迷不反拒逆王師大軍一臨刑茲罔赦孟諸焚燎芝艾俱盡宣房河決玉石同沈信賞之科有如皎日黜陟之制事均白水檄布遠近咸使知聞三月王僧辯等平侯景傳其首于江陵戊子以賊平告明堂社己丑王僧辯等又奉表曰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烏伏獸窮頻擊頻挫奸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趣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于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于此價高九雲開六合清明矧伊黔首誰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憤忍酷自紫庭絳闕烟塵四起壠垣好畤冀馬雲屯泣血治兵嘗瞻誓衆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西涼義衆阻強秦而不通并州遺民跨飛狐而見泯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侈焉五載英武克振怨恥竝雪永尋霜露如何可言臣等輒依故實奉脩社廟使者持節分告瑩陵嗣后升遐龍輶未殯承華掩耀梓宮莫測竝即隨由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袒哭聖情孝友理當感慟日者百司岳牧祈仰宸鑒以錫珪之功旣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宵然疑邈飛龍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閭云叫而閭閻未開謳歌再馳是用翹首所以越人固執墨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推踰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卽位無以報功臣光武不止戈豈謂紹宗廟黃帝遊於襄城尚訪治民

之道放勳入於姑射猶使樽俎有歸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所應不獲已而然伏讀璽書尋諷制旨顧懷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龍顏之姿表於徇齊之日形雲素氣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博覽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騁乎昭章之觀忠爲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算指麾則丹浦不戰顧盼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啓補穹儀以五石萬物再生縱陛下拂袗衣而遊廣成登捨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兆庶何所歸仁况郊祀配天靈僅禮曠齋宮清廟匏竹不陳仰望鑾輿匪朝伊夕瞻言法駕載渴且飢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弊則舊郊既復函雒已平高奴櫟陽宮館雖毀濁河渭佳氣猶存阜門有仇甘泉四散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蓋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機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而已列豈得不揚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跡基百里劍杖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九戎一旅之師翦滅三叛坦然大定御輦東歸解五牛于冀州秣六馬于謙郡繩求前古其可得歟對揚天命何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所奏相國答曰省表復具一二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咸以皇天賜命歸運所屬用集寶位于予一人人文叔金吾之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密害豫章嗣王棟及其二弟橋樑世祖志也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黃鉞太

尉武陵王紀竊位于蜀改號天正元年世祖遣兼司空蕭太祠部尚書樂子雲拜謁望陵脩復社廟丁巳世祖令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雖子產獻捷戎服從事亞夫勿拜義止將兵今凶醜殲夷逆徒殄潰九有既截四海又安漢官威儀方陳盛禮衛多君子寄是式瞻便可解嚴以時宣勅是月以東陽太守張彪爲安東將軍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辯等復拜表上尊號世祖猶固讓不受庚辰以征南將軍湘州刺史司空南平王恪爲鎮東將軍楊州刺史餘如故甲申以尚書令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辯爲司徒鎮衛將軍乙酉斬賊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略少卿周石珍舍人嚴寶於江陵市是日世祖令曰君子赦過著在周經聖人解網聞之湯令自發犹孔熾長蛇薦食亦縣帖危黔黎塗炭終宵不寐志在雪恥元惡稽誅本屬侯景王偉是其心膂周石珍背負恩義今竝烹諸被逼偷生猛士動豪和光苟免凡諸惡侶諒非一族今特闡以王澤削以刑書自太清六年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咸使惟新是月魏遣太師潘洛辛等寇秦鼎獲肆之市朝但比屯遭寇擾爲破已積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動豪和光苟免凡諸惡侶諒非一族郡王僧辯遣杜財帥衆拒之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是月魏遣使賀平侯景八月蕭紀率巴蜀大衆乘舟東下遣護軍陸法和

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于軒轅非才子于顚頷莫不時因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子勳華明讓同於日喪程圖執鉞將在御天玉膝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畫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幾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寶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自無妄舉暴皇祚寔微封豨修狴行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典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勵家冤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元孤之籛膝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霆如雷如貌如虎前驅効命元惡斯殲旣挂膽于西州方燃牘于東市蚩尤三冢寧謂嚴誅王莽千刺非云明罰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廟愔愔方承多福自氤氳渾沌之世驪連衆陸之君封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嶠嶂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群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元兔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盛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質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福其文昭武穆附萼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固諮詢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宋王啓霸非勞陽武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正應揚鑾旛以饗帝仰鳳宸以承天歷數在躬反正非間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奮昌

承聖旨謙冲爲而勿宰或云涇陽未復函谷無泥旋
駕金陵方膺天眷思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
宗皆無極宅登封岱岳猶置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
隸何必西瞻虎據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
又聞之元圭既錫蒼玉無陳乃械樸之愆期非苞茅
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
不懼歎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豈可逡
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
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翹蒼生何
望昔蘇李張儀違鄉負尚尙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
國以尊秦况臣等顯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
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貶館隨勢汗隆瞻
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忝一介之
行人同三危之遠擅承閒內殿事絕耿弇之恩封奏
邊城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九
月甲戌司空鎮東將軍揚州刺史南平王恪薨冬十
月乙未前梁州刺史蕭循自魏至于江陵以循爲平
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申執湘州刺史王琳于殿
內琳副將殷晏下獄死辛酉以子方略爲湘州刺史
庚戌林州長史陸納及其將潘烏累等舉兵反襲陷
湘州是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勸世祖卽尊號猶
謙讓未許表三上乃從之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
世祖卽皇帝位于江陵詔曰夫樹之以君司牧黔首
帝堯之心豈貴黃室誠弗獲已而臨蒞之朕皇祖太
祖文皇帝積德岐梁化行江漢道映在田具瞻斯屬
皇考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功格區宇應天從民惟
睿作聖太宗簡文皇帝地侔啓誦方符文景外寇憑

陵時難孔棘朕大拯橫流克復宗社羣公卿士百辟
庶僚咸以皇靈聰命歸運斯及天命不可以久淹宸
極不可以久曠粵若前載憲章令範畏天之威算隆
寶曆用集神器于予一人昔虞夏商周年無嘉號漢
魏晉宋因循以久朕雖云撥亂且非創業思得上繫
宗祧下惠億兆可改太清六年爲承聖元年逋租宿
責竝許弘貸孝子義孫可悉賜爵長徒錄士特加原
宥禁錮奪勞一皆曠蕩是日世祖不升正殿公卿陪
列而已按王僧辯傳僧辯爲湘東王國左常侍遷
竟陵太守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
督舟師一萬兼糧餉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
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于景
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
歸于竟陵于是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
辯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
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尅日就道時僧辯以
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謂鮑泉曰
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旣
稟廟算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
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武幹兵刃
又彊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
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遭召之不久當及雖期
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
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
忌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
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
世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

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
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旣至
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
僧辯食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
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臂流血至地僧辯問
絕久之方蘇卽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會
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騷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
往獄問計于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登卽赦爲城內都
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尅長沙世祖乃命
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齊仗三百
人與僧辯俱發旣至遣通泉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
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
足平俄而重歡齋令書先入僧辯從齊仗繼進泉方
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旣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
令旨使我鎧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卽
下地鎧子牀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
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
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杜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龜宜州
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
郢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
嗣徵武州刺史杜勣並會僧辯于巴陵景旣陷郢城
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僕儀同丁和
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
悉凶徒水步繼進于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遷
至于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沈公私船於水及
賊前鋒次江口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
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

誰答曰是王領軍賊也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既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於城下珣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沿道廣設艖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樹開人道向城遣五千兔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既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上放木擲火爨暑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梓柯推蝦蟆車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枯桿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既頻戰挫衄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帥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勳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命僧辯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卽入羅城未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克子仙使其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蹙計無所之乞輸郢城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克景旣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克景旣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老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龜率精勇士人攀堞

而上同時鼓謀掩至倉門水軍主朱遜率樓船暗江
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
擒子仙送江陵卽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僞儀同范希
榮盧暉略尚據溢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
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
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領江州須衆軍
齊集得時更進頃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舉僧
辯乃表皇帝凶問告於江陵仍率大將百餘人連名
勸世祖卽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從並蒙優
答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兗州刺
史侯瑱率銳卒輕舸襲南陵關頭等戍至卽討之先
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溢口
霸先獨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溢口與
僧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爲其文曰賊臣侯
景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
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
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
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
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
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不守鴻
臚彊弩陵蹙朝廷鋸牙鉏刃殘食含靈剝肝斬趾不
厭其快曝骨焚屍不謂爲酷高祖非食卑官春秋九
刀極俎旣屠且鱠豈有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
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况臣僧辯臣霸先
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繹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
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灑膽抽

賊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
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元靈武斯發已
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尚在京邑臣僧辯與臣
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相國嗣膺
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
推己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
慷慨及王師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
人于岸挑戰又以船舟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
棹手皆越人去來趨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
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
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
悉赴水僧辯卽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於石頭之斗
城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橫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
出與王師大戰于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逆遊
神貫盈已稔逋誅送死欲爲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
勢卽遣彊弩二千張攻賊西面兩城仍使結陣以當
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
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
於是景散兵走告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其夜
軍人採梠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等時軍人擄掠
京邑于是百姓失望僧辯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
千東入討景僧辯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於江
陵僞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

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惟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嘆功德僧辯瞿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尅定世祖卽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鼓吹並如故

元帝承聖二年九月丙午敬帝以皇太子卽皇帝位按梁書敬帝本紀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世祖第九子也太清三年封興梁侯承聖元年封晉安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二年十一月江陵陷太尉揚州刺史王僧辯司空南徐州刺史陳霸先定議以帝爲太宰承制奉迎還京師四年二月癸丑至自尋陽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辯爲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司空陳霸先班劍三十人以豫州刺史侯瑱爲江州刺史儀同三司湘州刺史蕭循爲太尉儀同三司廣州刺史蕭勃爲司徒鎮東將軍張彥爲郢州刺史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與戰敗績之橫死太尉王僧辯率衆出屯姑孰四月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附于齊遣江州刺史侯瑱討之七月辛丑王僧辯納貞陽侯蕭淵明自采石濟江甲辰入於京師以帝爲皇太子九月甲辰司空陳霸先舉義襲殺王僧辯黜蕭淵明景午帝卽皇帝位紹泰元年冬十月己巳詔曰王室

不造嬰稚禍釁西都失守朝廷淪覆先帝梓宮播越非所王基傾弛率土罔戴朕以荒幼仍屬艱難泣血枕戈志復讐逆大恥未雪夙宵鍾憤羣公卿尹勉以大義越登寡闇嗣奉洪業顧惟夙心念不至此庶仰憑元靈傍資將相克清元惡謝冤陵寢今墜命載新宗祐更祀慶流億兆豈予一人可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大赦天下內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陽侯淵明爲司徒封建安郡公食邑三千戶壬子以司空陳霸先爲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司空如故按王僧辯傳僧辯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領蕩建業武陵彎弓巴漢卿志格元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尚況我鄰國緝事言前而西寇乘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宗祏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畢于寇乃曉南顧憤歎盈懷卿臣子之情念當鞭裂如聞權立枝子號令江陵年甫十餘極爲冲藐梁豐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甯氏幹弱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濟物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墜義在今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

史蕭勃爲司徒鎮東將軍張彥爲郢州刺史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與戰敗績之橫死太尉王僧辯率衆出屯姑孰四月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附于齊遣江州刺史侯瑱討之七月辛丑王僧辯納貞陽侯蕭淵明自采石濟江甲辰入於京師以帝爲皇太子九月甲辰司空陳霸先舉義襲殺王僧辯黜蕭淵明景午帝卽皇帝位紹泰元年冬十月己巳詔曰王室

鳩勤勁勇并心一力西羌烏合本非勍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者之師何往不尅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貞陽承齊遺送將屆壽陽貞陽前後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高湧至於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率衆拒戰敗績僧辯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啓曰自秦兵寇陝臣便營赴援纔及下船荆城陷沒卽遣劉周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勳豪初並同契周旣多時不還人情疑阻比冊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俟與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真跡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泰若一朝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絕中興伏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妄請祁別使曹冲馳表齊都續啓事以聞伏遲拜奉在促貞陽答曰姜高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宋國喪亂於今積年三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祐至於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宜具公旣詢謀卿士訪逮藩維沿泝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屆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囁

上黨王陳兵見衛欲敘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卽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上黨王深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務使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明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禮景

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人曹冲奉表齊都卽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敘言汜水之陽預有號懼僧辯又重啓曰員外常侍姜嵩還奉敕伏具勸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鄰國卹災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賴今歎不忘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井弟子世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艤舟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宮丹陛候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既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施於大齊戮力展愚效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啓以聞僧辯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貞陽又答曰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珍以表誠質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賈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慙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冲質之危何代無此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今所示深遂本懷戢憇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

感正爾迴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主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爲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咽僧辯送質於鄴貞陽求渡衛十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於江寧浦貞陽旣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驪覆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於建康於是水軍到僧辯常處於石頭城是日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自有兵來僧辯與其子頴遠走出閭左右心腹尚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其頴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

按陳書高祖本紀承聖三年進高祖位司空十一月西魏攻陷江陵高祖與王僧辯等進啓江州請晉王以太宰承制又遣長史謝哲奉牋勸進十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人居朝堂給高祖班劍二十人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淵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即位改元曰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初齊之請納貞陽也高祖以爲不可遣使詣僧辯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竟不從高祖居常憤歎密謂所親曰武皇雖磐石之宗遠布四海至於尅雪讎寧濟艱難唯孝元而已功業茂盛前代未聞我與王公俱受重寄語未絕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一百八十六卷目錄

登極部彙考十二

陳建二則

文帝天康一則

宣帝太

皇極典第一百八十六卷

登極部彙考十二

武帝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以陳王受梁禪卽皇帝

位

按陳書武帝本紀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世居潁川寔元孫華晉太尉準生匡匡生達永嘉南遷爲丞相掾歷太子洗馬出爲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達生康復爲丞相掾咸和中土斷故爲長城人康生貯貽太守英英生尚書郎公弼

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皇考文讚高祖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倣儻有大志不治生產既長讀兵書多武藝明達果斷爲當時所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嘗游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

高祖開口納焉及覺腹中猶熱高祖心獨負之大同初新喻侯蕭曠爲吳興太守甚重高祖嘗曰高祖謂僚佐曰此人方將遠大及曠爲廣州刺史高祖爲中直兵參軍隨府之鎮曠令高祖招集士馬衆至千人仍命高祖監朱隆郡所部安化二縣元不賓高祖討平之尋監西江督護高要郡守先是武林侯蕭諮爲交州刺史以哀刻失衆心土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

同時反臺遣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罔等不時進皆於廣州伏誅子雄弟子略與閭子姪及其主帥杜天合杜僧明共舉兵執南江督護沈顥進寇廣州晝夜苦攻州中震恐高祖率精兵三千卷甲兼行以救之頻戰屢捷天合中流矢死賊衆

大潰僧明遂降梁武帝深歎異焉授直閣將軍封新安子邑三百戶仍遣畫工圖高祖容貌而觀之其年冬蕭曠卒明年高祖送喪還都至大庾嶺會有詔高祖爲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與刺史楊暉南討高祖益招勇敢器械精利暉喜曰能剋賊者必陳司武也委以經略高祖與衆軍發自番禺是時蕭勃爲定州刺史於西江相會勃知軍士憚遠役陰譖誘之因詭說暉牒集諸將問計高祖對曰交趾叛漢罪由宗室遂使僕亂數州彌歷年稔定州復欲昧利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故當生死以之豈可畏憚宗室即回有所指於是勒兵鼓行而進十一年六月軍至交州貢衆數萬於蘇歷江口立城柵以拒官軍

砦

於湖中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高祖爲前鋒所向摧陷貴走典徹湖於屈盤界立砦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軍憚之不敢進高祖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疲勞歲相持恐非良計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裔僚烏合易爲摧殄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有應者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奔流迅激高祖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賊衆大潰賊竄入屈盤洞中屈盤斬賊傳首京師是歲太清元年也責兄天寶遁入九真與劫帥李紹隆收餘兵一萬殺德州刺史陳文戒進圍愛州高祖仍率衆討平之除振遠將軍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二年冬侯景寇京師高祖將率兵赴援廣州刺史元景仲陰有異志將圖高祖高祖知其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行臺選郎殷外臣等密議戒嚴三年七月集義兵於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景仲窮蹙縊於閣下高祖迎蕭勃鎮廣州是時臨賀內史歐陽頫監衡州蘭裕蘭京禮扇誘始興等十郡共舉兵攻頫頫請援於勃令高祖率衆救之悉擒裕等仍監始興郡十一月高祖遣杜僧明胡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并厚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侯安都張懶等率千餘人來附蕭勃聞之遣鍾休悅說高祖曰侯景曉勇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然而莫敢當鋒遂令寇賊得志君以區區之衆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河東桂陽相次屠戮邵陵開建親尋干戈李遷仕許身當陽便奪馬仗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未若且住始興遜張聲勢保此太山自求多福高祖泣謂休悅曰僕本庸虛蒙國成造往聞侯景渡江卽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今京師覆沒王上蒙塵君辱臣死誰

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摧鋒萬里雪此寃痛見遺一軍猶賢乎已乃降後自使人慨然僕行計決矣憑爲披述乃遣使間道往江陵稟承軍期節度時蔡路養起兵據南康勃遣腹心譚世遠爲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過義軍大寶元年正月高祖發自始興次大庾嶺路養出軍頓南野依山水立四城以拒高祖高祖與戰大破之路養脫身竄走高祖進頓南康湘東王承制授高祖員外散騎常侍持節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改封南野縣伯六月高祖修崎頭古城徙居焉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遣主帥杜平齒率千人入瀘石魚梁高祖命周文育將兵擊走之遷仕奔寧都承制授高祖通直散騎常侍使持節信威將軍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改封長城縣侯尋授散騎常侍使持節督六郡諸軍事軍師將軍南江州刺史餘如故時寧都人劉萬等資遣舟艦兵仗將襲南康高祖遣杜僧明等率二萬人據白口築城以禦之遷仕亦立城以相對二年三月僧明等攻拔其城生擒遷仕送南康高祖斬之承制命高祖進兵定江州仍授江州刺史餘如故六月高祖發自南康南康瀉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者以爲難高祖之發也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進軍頓西昌有龍見於水濱高祖許五采鮮耀軍民觀者數萬人是時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八月僧辯軍次溢城高祖率杜僧明等衆軍及南川豪帥合三萬人將會焉時西軍乏食高祖先貯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以資之仍頓巴丘會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嗣王棟高祖遣兼長史沈袞

奉表於江陵勸進十一月承制授高祖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豫章內史餘並如故三年正月高祖率甲士三萬人強弩五千張舟艦二千東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遣中記室參軍江元禮以事表江陵承制加高祖鼓吹一部是時僧辯已發溢城會高祖於白茅灣乃登岸結壇刑牲盟約進軍大蕪湖侯景城主張黑棄城走三月高祖與諸軍進姑孰仍次蔡洲侯景登石頭城觀望形勢意甚不悅謂左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乃以艘船貯石沈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青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諸將未有所決僧辯遣杜僧明計於高祖高祖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羣聚之在青溪竟不渡岸賊乃登高望之表裏俱盡肆其凶虐覆我王師今圍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請先往立柵高祖卽於石頭城西橫隴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景率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結陣而進高祖曰軍志有之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今我師旣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勢以弱制強何故聚其鋒銳令必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賊直衝王僧志僧志小縮高祖遣徐度領弩手一千橫截其後賊乃卻高祖與王琳杜龜等以鐵騎悉力乘之賊退據其柵景儀同盧輝略開石頭北門來降盜主戴冕曹宣等攻拔果林一城衆軍又尅其四城賊復還殊死戰又盡奪所得城柵高祖大怒親率攻之士卒騰柵而入賊復散走景與百餘騎棄稍執刀左右衝陣陣不

動景衆大潰遂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遣腹心取其二子而遁高祖率衆出廣陵應接會景將郭元建奔齊高祖納其部曲三千人而還僧辯啓高祖鎮京口五月齊遣辛術圍嚴超達於秦郡高祖命徐度領兵助其固守齊衆七萬填塹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高祖乃自率萬人解其圍縱兵四面擊齊軍弓弩亂發齊平秦王中流矢死斬首數百級齊人收兵而退高祖振旅南歸遣記室參軍劉本仁獻捷於江陵七月廣陵僑民朱盛張象潛結兵襲齊刺史溫仲邕遣使來告高祖率衆濟江以應之會齊人來聘求割廣陵之地王僧辯許焉仍報高祖高祖於是引軍還南徐州江北人隨軍而南者萬餘口承制授高祖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餘並如故及王僧辯率衆征陸納於湘州承制命高祖代鎮揚州十一月湘東王卽位於江陵改大寶二年爲承聖元年湘州平高祖旋鎮京口三年三月進高祖位司空餘如故十一月西魏攻陷江陵高祖與王僧辯等進啓江州請晉安王以太宰承制又遣長史謝哲奉牋勸進十人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淵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卽位改元曰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初齊之請納貞陽也高祖以爲不可遣使詣僧辯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竟不從高祖居常懷歎密謂所親曰武皇雖磐石之宗遠布四海至於冠雪讐恥寧濟艱難唯孝元而已功業茂盛前代未聞我與王公俱受重寄語未絕音聲猶在耳豈期一旦便有異圖嗣主高

祖之孫元皇之子海內屬目天下宅心竟有何辜坐致廢黜遠求敵國假立非次觀其此情亦可知矣乃

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以爲賞賜之具九月壬寅高祖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謀之仍部列將士

分賞金帛水陸俱進是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

高祖步軍至石頭前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

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遽走與其第三

子頴相遇俱出閣左右尚數十人苦戰高祖大兵尋

至僧辯衆寡不敵走登城南門樓高祖因風縱火僧

辯窮迫乃就擒是夜縊僧辯及頴景午貞陽侯遜位

百僚奉晉安王上表勸進十月己酉晉安王卽位改

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壬子詔授高祖侍中大都督

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持節司空

班劍鼓吹並如故仍詔高祖甲仗百人出入殿省震

州刺史杜龕據吳興與義興太守韋載同舉兵反高

祖命周文育率衆攻載於義興龕遣其從弟北叟將

兵拒戰北叟敗歸義興辛未高祖表自東討畱高州

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陵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景子拔其木柵秦州刺史徐嗣徵據其城以入齊

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約共舉兵應龕載齊人資其兵食嗣徵等以京師空虛率精兵五千奄至闕下侯安都領號勇五百人出戰嗣徵等退據石頭丁丑載及

北叟來降高祖撫而釋之以嗣徵寇逼卷甲還都帝同蕭執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莫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約徐嗣徵等率親屬腹心往南州采石以迎齊援十二月癸丑高祖遣侯安都領舟師襲嗣徵家口於秦州俘獲數百人官軍連艦塞淮口斷賊水路先是太白自十一月景夕不見乙卯出於東方景辰高祖盡命衆軍分部甲卒對治城立航渡兵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渡淮置陣高祖督兵疾戰縱火燒柵煙塵漲天賊潰爭舟相排擠溺死者以千數時百姓夾淮觀戰呼聲震天地軍士乘勝無不一當百盡收其船艦賊軍憚氣是日嗣徵約等領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高祖遣兵往江寧據要險以斷賊路賊水步不敢進頓江寧浦口高祖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徵等乘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已未官軍四面攻城自辰訖酉得其東北小城及夜兵不解庚申達摩遣使侯子欽劉仕榮等詣高祖請和高祖許之乃於城門外奮杜陵頓大航南己亥高祖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將帥於大司馬門外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視士卒觀者益奮辛丑齊軍於秣陵故縣跨淮立橋柵引渡兵馬其夜至方山侯安都周文育徐度等各引還京師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兄塘游騎至臺周文育侯安都頓白土岡旗鼓相望都邑震駭高祖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襲齊行臺趙彥琛於瓜步獲舟艦百餘艘陳粟萬斛卽日天子總羽林禁兵頓於長樂寺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龍尾丁未進至莫府山高祖遣侍郎曹朗據姑孰反高祖命侯安都徐度等討平之斬首數千級聚爲京觀石頭采石南州悉平收獲馬仗船米不可勝計是月杜龕以城降二年正月癸未誅杜龕於吳興龕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並賜死

二

月庚申高祖遣侯安都周鐵虎率舸艦備江州仍頓梁山起柵甲子敕司空有軍旅之事可騎馬出入城內戊辰前寧遠石城公外兵參軍王位於石頭沙際獲玉璽四紐高祖表以送臺三月戊戌齊遣水軍儀官軍甲辰嗣徵等攻城柵高祖領鐵騎精甲出自西明門襲擊之賊衆大潰嗣徵留柳達摩等守城自築城使杜陵據守齊人又於倉門水南立二柵以拒官軍甲辰嗣徵等攻城柵高祖領鐵騎精甲出自西明門襲擊之賊衆大潰嗣徵留柳達摩等守城自率親屬腹心往南州采石以迎齊援十二月癸丑高祖遣侯安都領舟師襲嗣徵家口於秦州俘獲數百人官軍連艦塞淮口斷賊水路先是太白自十一月景夕不見乙卯出於東方景辰高祖盡命衆軍分部甲卒對治城立航渡兵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渡淮置陣高祖督兵疾戰縱火燒柵煙塵漲天賊潰爭舟相排擠溺死者以千數時百姓夾淮觀戰呼聲震天地軍士乘勝無不一當百盡收其船艦賊軍憚氣是日嗣徵約等領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高祖遣兵往江寧據要險以斷賊路賊水步不敢進頓江寧浦口高祖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徵等乘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已未官軍四面攻城自辰訖酉得其東北小城及夜兵不解庚申達摩遣使侯子欽劉仕榮等詣高祖請和高祖許之乃於城門外奮杜陵頓大航南己亥高祖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將帥於大司馬門外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視士卒觀者益奮辛丑齊軍於秣陵故縣跨淮立橋柵引渡兵馬其夜至方山侯安都周文育徐度等各引還京師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兄塘游騎至臺周文育侯安都頓白土岡旗鼓相望都邑震駭高祖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襲齊行臺趙彥琛於瓜步獲舟艦百餘艘陳粟萬斛卽日天子總羽林禁兵頓於長樂寺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龍尾丁未進至莫府山高祖遣侍郎曹朗據姑孰反高祖命侯安都徐度等討平之斬首數千級聚爲京觀石頭采石南州悉平收獲馬仗船米不可勝計是月杜龕以城降二年正月癸未誅杜龕於吳興龕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並賜死

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夜大雨震電暴雨
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爨而
臺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甲寅少霽
高祖命衆軍林馬蓐食遲明攻之乙卯旦自率帳內
麾下出莫府山南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
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
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執徐嗣徽及
其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於臨沂其乘輦擣山鍾
山等諸軍相次克捷據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
裴英起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
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死至京口羣水彌岸丁巳衆
軍出南州燒賊舟艦已未斬劉歸義徐嗣彥傅野猪
于建康市是日解嚴庚申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
光裴英起皆伏誅高祖表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七月
景子詔授高祖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爲公
增邑并前五千戶侍中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將
軍尚書令班劍鼓吹甲仗並如故并給油幢卓輪車
是月侯瑱以江州入附遣侯安都鎮上流定南中諸
郡八月癸卯太府卿何數新州刺史華志各上玉璽
一高祖表以送臺詔歸之高祖是日詔高祖食安吉
武康二縣合五千戶九月壬寅改年曰太平元年進
高祖位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改刺史爲牧進
封義興郡公侍中司徒都督班劍鼓吹甲仗卓輪車
並如故丁未中散大夫彭牋稱今月五日平旦於
御路見龍跡自大社至象闕瓦三四里庚申詔追贈
高祖考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封義興郡公謚
曰恭十月甲戌敕丞相自今入問訊可施別榻以近

辰坐二年正月壬寅天子朝萬國於太極東堂加高
祖班劍十人并前二十人餘如故丁未詔贈高祖兄
道談散騎常侍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長城
縣公謚曰昭烈弟休光侍中使持節驃騎將軍南徐
州刺史武康縣侯謚曰忠壯食邑各一千戶甲寅遣
兼侍中謁者儀射陸繕策拜長城縣夫人章氏爲義
興國夫人丁卯詔贈高祖祖侍中太常卿謚曰孝追
封高祖祖母許氏吳郡嘉興縣君謚曰敬妣張氏義
興國太夫人謚曰宣二月庚午蕭勃舉兵自廣州度
嶺南康遭其將歐陽頤傅泰及其子孜爲前軍至
於豫章分屯要險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應勃高
祖命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平之八月甲午進高祖
位太傅加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賛拜不名并給
羽葆鼓吹一部其侍中都督錄尚書鎮衛大將軍揚
州牧義興郡公班劍甲仗油幢卓輪車並如故景申
加高祖前後部羽葆鼓吹是時湘州刺史王琳擁兵
不應命高祖遣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之九月辛丑
詔曰肇昔元胎剖判太素氤氳崇建人皇必憑洪宰
故賢哲之后牧伯征於四方神武之君大監治乎萬
國又有一匡六合渠門之賜以隆數帶闢溫行宮之
神固天生德康濟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遠踰滄
海大拯交越皇運不造書契未聞中國其亡兵凶總
至哀哀嗟類讐彼窮牢悠悠上天莫云斯極否終則
泰元輔應期救此將崩援茲已溺乘舟履葦架險浮

朝指撫六合清晏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雪三后
之勍讎夷三靈之巨慝堯台禹佐未始能階殷相周
師固非云擬重之以屯劄餘采荆楚大崩天地無心
乘輿委御五胡薦食競謀諸夏八方暴時莫有匡救
強臣放命黜我冲人顧影於茶孺之魂甘心於霧卿
之辱却按下髻求哀之路莫從竊鉢逃責客身之地
無所公神兵奄至不日清澄惟是屏蒙再膺天錄斯
又巍巍蕩蕩無得而稱焉加以仗茲忠義屠彼妖逆
震部夷氛稽山罷祲番禺蠡澤北鄙西郊殲凶徒
罄無遺種斯則兆民之命修短所縣率土之基興亡
是賴於是刑禮兼訓沿革有章中外成平遐邇寧一
用能使陽光合魄曜象呈暉樓閣遊庭抱仁含信宏
勳該於厚地大道格於元天義農炎昊以來卷領垂
衣之世聖人濟物未有如斯者也夫備物典策桓文
是膺助理陰陽肅曹不讓未有功高於寓縣而賞薄
於伊周凡厥人祇固懷延祚實由公謙撫自牧降損
爲懷嘉數遲回永言增歎豈可申茲雅尚久廢朝猷
宜戒司勳升鴻典且重華大聖媯汭惟賢盛德之
祀無忘公侯之門必復是以殷嘉實甫繼后稷之官
堯命羲和纂重黎之位况其本枝攸建宜誓山河者
乎其進公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
禮加璽綏遠遊冠綵綏位在諸侯王上其鎮衛大
將軍揚州牧如故策曰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
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故惟天爲大防配者欽明惟
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武之佐攝穀蘊其玉璜
堯舜之臣榮河鏤其金版况乎體得一之鴻姿寧陽
九之危厄拯橫流於碣石撲燎火於崑崙驅馭於韋

彭躉蹕於齊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日者昊天不弔鍾亂於我國家網漏吞舟強敵內蠶茫宇宙憚栗黎元方足圓顧萬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已深大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翰旅於溟池之南揚旌於桂嶺之北懸三光於已墜謚四海於羣飛屠猰猰於中原斬鯨鯢於溟汎蕩寧上國光啓中興此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禍外患薦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羣兇孔熾藉亂乘間推納藩枝盜假神器豕司昏撓旁引寇讎既見貶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搖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芭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曆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猷謁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再造於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嶺莫不窺臨銀洞珠宮所在寧謐孫盧肇鑿越陌爲災番部阽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秋壘洞開白羽纔擒兒徒粉潰非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政不修李責狂迷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尉陀據有連州雄蒙熾於梁碩公英譽雄算電掃風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澈備履艱難蘇歷嘉寧盡爲京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遂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國馬援之所不屑陶璜之所未開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候歸牒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寃逆陵江宮闈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劍撫心氣涌青霄神飛紫闕而番禺連勦定執沛令而釁鼓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也率本自諸裔言得其明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乘機

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動門桀黠作亂衡嶷兵切池隍衆兼燎掠公以國盜邊警知無不爲卹是同盟誅其醜類莫不魚驚鳥散面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長驅嶺嶠夢想京畿綠道會蒙遞爲棟梗路養渠率全據大都蓄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窺萬弩齊張高輞之所非敵公龍驥虎步嘯吒風雲山靡堅城野無強陣清祿氣於瀆石滅冷氣於零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仕兇惡屯據大臯乞活類馬騰之軍流民多杜弢之衆推鋒轉鬪自此徂南頻歲稽誅實惟効寇公坐揮三略遙制六奇勇同心貔貅騁力雷奔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孤鳴之盜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寇次屆淪波兵乏兼儲士有饑色公回麾蠡澤積穀已丘億庾之誅斯豐壺漿之迎是衆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難艤舳相望如運故倉之府犀渠貝胄顧蔑雷霆高艦層樓仰捫霄漢故使三軍勇銳百戰無前承此兵糧遂殄凶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英圖邁俗義旅如雲溢壘猶猜攜用淹戎略公志唯同獎師克在和雋塞非虞鴻門是會若晉侯之誓白水如蕭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祇感咽故能使舟師並路遠邇朋心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襟要嶧函阻憑校寇據其關梁大盜負其局鏑公一挾裁搘三雄並奮左賢右角雋塞非虞鴻門是會若晉侯之誓白水如蕭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祇感咽故能使舟師並路遠邇朋心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襟要嶧函阻憑校寇據其關梁大盜負其局鏑公一挾裁搘三雄並奮左賢右角

蟲言鳥跡渾沌洪荒凡或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穎世寓東南育聖誕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憤切卓爾英狀丞規奉筭戮此大怒如烹命動其大威雷門之間句踐行其嚴毅英規聖跡異代同風此又公之功也同姓有扈頑兇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觀兵匯澤勢震京師驅率南蠻已爲東

帝公論兵於廟堂之上決勝於檣俎之間寇賈焚牘
浮江下瀨一朝揜撲無待旬師萬里澄清非勞新息
此又公之功也豫章祿寇依憑山澤繕甲完聚名歷
歲時結從連橫爰泊交廣呂嘉既獲吳濞已從命我
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拔爲黨斯擒耀聖武於匡山
回神旌於蠶派此又公之功也自八紘九野瓜剖豆
分竊帝倫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暢文德又宣折簡
馳書風猷斯遠至於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泊丈夫
之鄉南踰女子之國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款闢此又
公之功也京師禍亂亟積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廓
寧秦宮之可顧豈魯殿之猶存宋微子麥穗之歌周
大夫黍離之歎方之於斯未足爲悲公求衣昧旦夙
食高春興構宮闈具瞻遐邇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
等之章還聞太始之風流重覩永平之遺事此又公
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合
德符天用百姓以爲心隨萬機而成務恥一物非唐
虞之民歸含靈於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爲以爲夏
長春生顯仁藏用忠信爲寶風雨弗愆仁惠爲基牛
部分益明於是衆心乃定泰知柵內人少日夜苦攻
世祖激厲將士身當矢石相持數旬泰乃退走及高
祖遣周文育率兵討龜世祖與并軍往吳興時龜兵
尚衆斷據衝要水步連陣相結世祖命將軍劉澄蔣
元舉率衆攻龜龜軍大敗窘急因請降東揚州刺史
張彪起兵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懷振遣使求救世祖
與周文育輕兵往會稽以掩彪後彪將沈泰開門納
世祖世祖盡收其部曲家累彪至又破走若邪村民
斬彪傳其首以功授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

宣毅將軍會稽太守山越深險皆不賓附世祖分命
討擊悉平之威惠大振高祖受禪立爲臨川郡王邑
二千戶拜侍中安東將軍及周文育侯安都敗于池
口高祖詔世祖入衛軍備戎備皆以委焉尋命率兵
城南曉永定二年六月丙午高祖崩遺詔徵世祖入
纂甲寅至自南曉入居中書省皇后令曰昊天不弔
上元降禍大行皇帝奄捐萬國率土哀號普天如喪
窮酷煩冤無所迨及諸孤藐爾反國無期須立長主
以寧寓縣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精體自景皇屬惟
三鉉任總百司位絕朝班禮由事革其以相國總百
揆除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
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將軍揚
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爲楨幹
律等銜策四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
各一元牡二駟以公賤寶崇穀疏爵待農室富京坻
民知榮辱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烏副焉以公調理
陰陽燮諸風雅三靈允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
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王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
韻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戶以居以公抑揚清濁褒德
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錫公納陛以登以公
巍然廊廟爲世鎔範折衝四表臨御八荒是用錫公
虎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茲明罰期在刑措象恭無
赦干紀必誅是用錫公秬鉞各一以公英猷遠量跨
厲嵩溟包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形弓一形矢
百旅弓十旅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露秋
霜允恭粢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置
丞相已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

弘建邦家允興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十月戊辰
進高祖爵爲王以揚州之會稽臨海永嘉建安南徐
州之晉陵信義江州之潯陽豫章安成廬陵并前爲
二十郡益封陳國其相國揚州牧鎮衛大將軍並如
故又命陳王冕十有一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
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
設鍾簾宮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陳臺百官一
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區宇大
庇黔首闢揚鴻烈革晦以明積代同軌百王踵武咸
由此則梁德湮微禍亂薦發太清云始見困長蛇承
聖之季又羅封豕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垂沈七
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墜我武元之祚有如纘旒
靜惟屯剝夕惕載懷相國陳王有命自天降神惟嶽
天地合德晷曜齊明拯社稷之橫流提億兆之塗炭
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墜我武元之祚有如纘旒
靜惟屯剝夕惕載懷相國陳王有命自天降神惟嶽
重典絕禮儒館聿修戎亭虛候大功在舜盛績惟禹
東誅逆叛北殲獯醜威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崩樂
巍巍蕩蕩無得而稱來獻白環豈直皇虞之世入貢
素雉非止隆周之日固以效珍川陸表瑞煙雲甘露
醴泉旦夕凝涌嘉禾朱草孳植郊甸道昭於悠岱動
彰於圖讖獄訟有歸謳詞爰適天之歷數實有攸在
朕雖庸藐闇千古昔永稽崇替爲日已久敢忘列代
之遺典人祇之至願乎今便遜位別宮敬禪於陳一
依唐虞宋齊故事策曰咨爾陳王惟昔上古厥初生
民驪連栗陸之前容成大庭之代並結繩寫鳥杳冥